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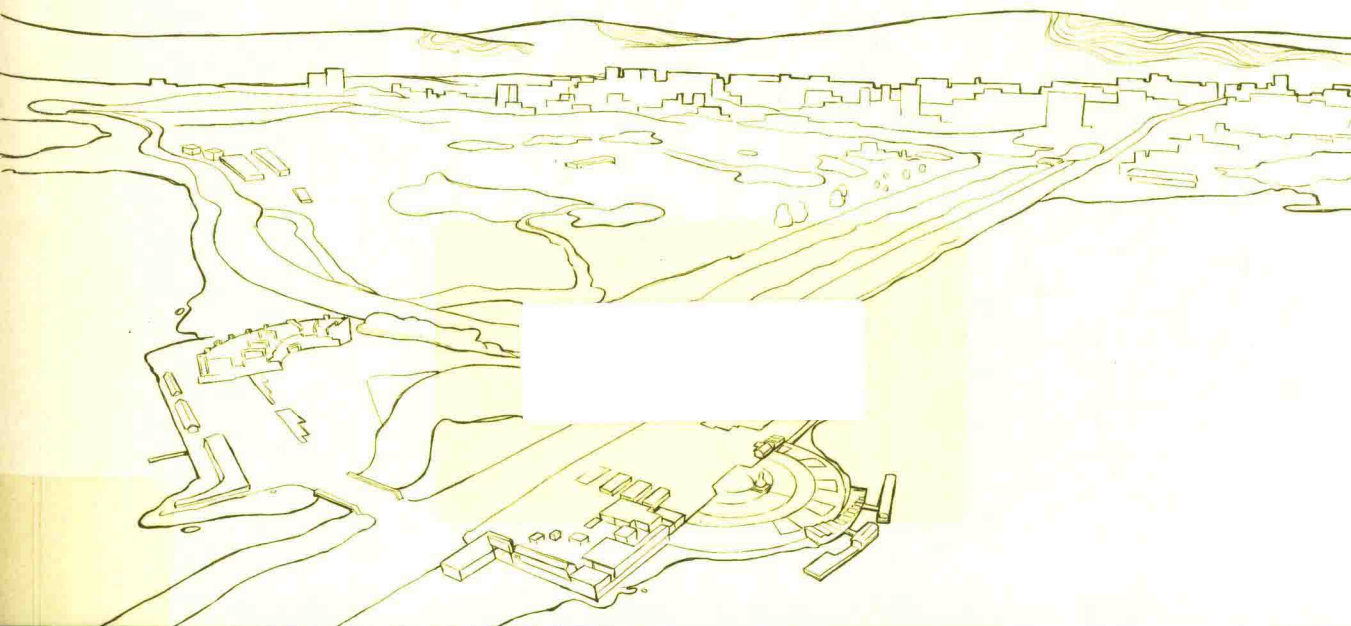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文学高地 工矿文艺富矿

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

SHIZUIISHAN SHI
CHENGSHI WENXUE CONGSHU
XIAOSHUO JUAN

小说卷

石嘴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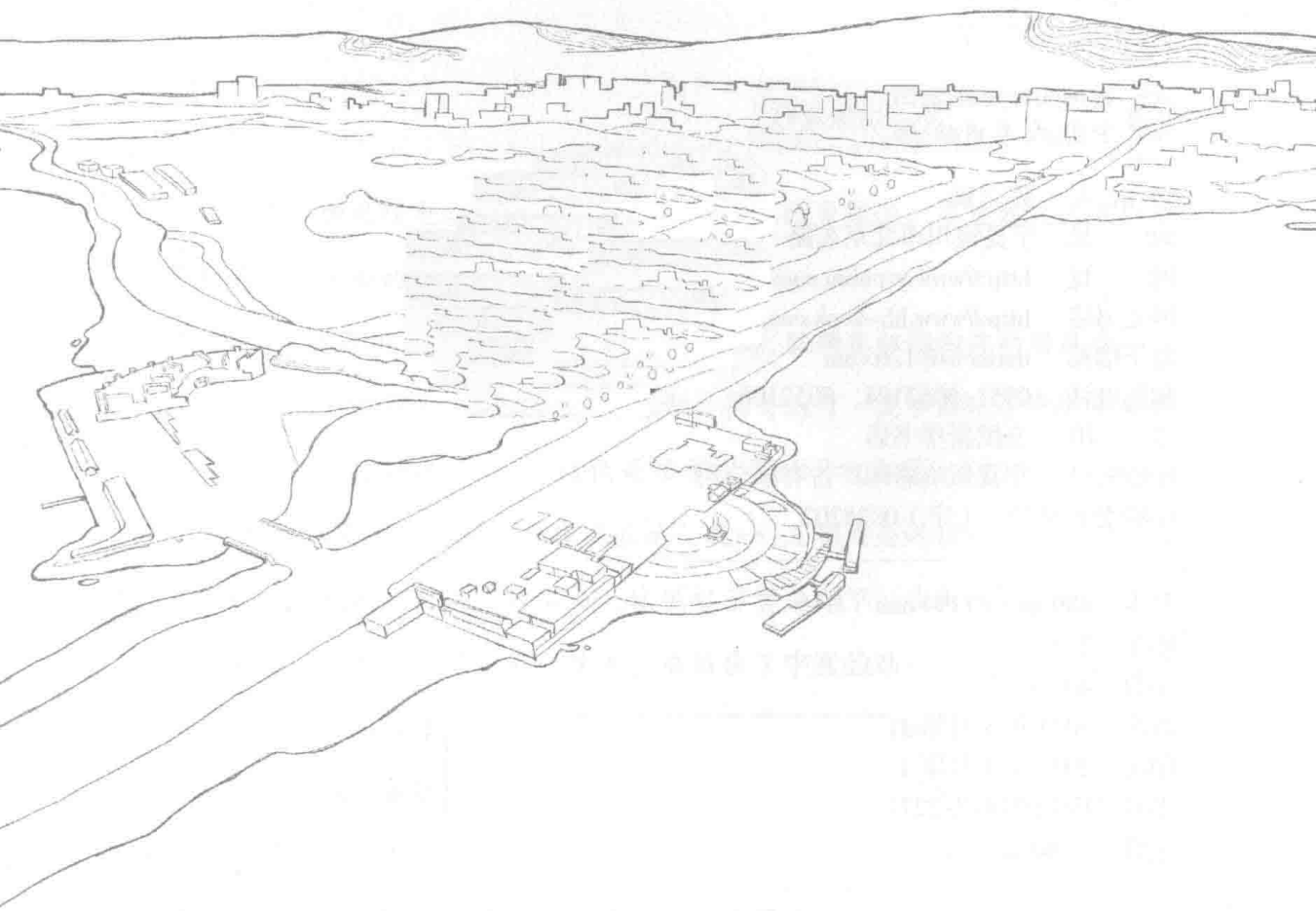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文学高地 工矿文艺富矿

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

SHIZUIZHAN SHI
CHENGSHI WENXUE CONGSHU
XIAOSHUO JUAN

小说卷

石嘴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. 小说卷 / 石嘴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22. 12
ISBN 978-7-227-07758-9

I. ①石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17.1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 (2023) 第001346号

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 (小说卷) 石嘴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

责任编辑 管世献
责任校对 陈 晶
封面设计 星 秀
责任印制 宋 华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版人 薛文斌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 5052106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25202

开本 889 mm × 1194 mm 1/16
印张 27.5
字数 400 千字
版次 2023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2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227-07758-9
定价 6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一

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不同的地域孕育了文化的多样性，多元的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而美丽缤纷的世界。

贺兰山，宛若鄂尔多斯台地上一匹脱缰的骏马，驰骋在祖国西北的劲风中……这个在《水经注》里称为“卑移山”的地方，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记载发现一种“黑色的、会燃烧的石头”，这便是享誉世界的“太西煤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一五”计划被确定为“全国十大煤炭基地”之一，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从祖国各地云集而来，一座因工矿而生的工业之城崛起于贺兰山下。在这里，挖掘出了宁夏的第一吨煤、点燃了宁夏的第一度电、冶炼出了宁夏的第一炉钢，石嘴山当之无愧成为宁夏工业的摇篮，经济总量一度占据宁夏的半壁河山。

于是，这个闪烁着远古文化图腾的地方，烙上了工矿文艺的胎记，结出了城市文学的硕果。郑正老先生从淮西大地千里而来，从一个煤矿工人干起，从一个煤矿通讯员开始在巴掌大小的纸片上写作，一直写到《郭拴子覆灭记》等多部小

说、散文集子和一部部大书。还有陈勇先生，本土优秀的文学人才，从编辑《贺兰山》期刊直到退休将宝贵年华奉献给石嘴山的文学事业，而且还有《黄河静静流淌》《盛宴》等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行。

本人到石嘴山工作以来，之所以考虑打造“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”这个品牌，一方面是石嘴山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有独树一帜发展“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”的基础，有石嘴山特有的文化气质和地方标识；一方面也深深被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精神所感染、所感动、所激励——移民文化、工业文化、黄河文化、军旅文化等城市元素和工矿符号一次次映入我的眼帘，萦绕在我的思绪里，久久挥之不去，也难以平静。打造“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”不仅继承了本地特有的人文精神，而且是今后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。当下，还有一大批名家大腕和本土作家、作者依然深情书写石嘴山、礼赞石嘴山、放歌石嘴山，我们有理由有责任传承好石嘴山文学基因，在新时代讲好石嘴山故事、传播好石嘴山声音、展示好石嘴山形象。

文运兴则国运兴，文化强则民族强。党的二十大对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优先发展文化事业提上了新的高度，明确了新的任务和要求。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2014年10月1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，“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、春季里的清风一样，能够启迪思想、温润心灵、陶冶人生，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。”石嘴山市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，奋力打造产业转型示范市，其经济转型发展之快、生态建设效果之好、人民群众生活之幸，都是这里的最强音。这也必成为文化事业繁荣兴盛的契机，成为发展“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”的富矿。正值全市上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，我们编辑出版《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》（三卷本）和《名家笔下的石嘴山》，收录188位作家、诗人430余篇作品，共计168万字，全景式展示石嘴山文学的全新风貌。这里不仅有大家熟悉的王跃英、杨军民、吴全

礼等石嘴山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，更有张贤亮、梁晓声、朱光亚等名家名作，他们一腔豪情发诸笔端，赞美这片土地、讴歌这个时代。

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“长相”，一个城市的“长相”也必然成就这个城市文学的面貌。铁凝说过，无论城市如何发展进步、社会如何飞速发展，必然会有一盏文学的灯火，而这盏文学的灯火照亮了当代人的生活，人们的生活也为此绚丽多姿。在石嘴山转型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和谐发展的当下，我们有理由也有决心相信：一个“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”的高地必将兴起，多部文学精品力作必将灿然闪耀，一支热心文学、致力文学、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家队伍必将在石嘴山大地上茁壮成长，成为新时代石嘴山文化自信自强的脊梁。

是为序。

石嘴山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 王正儒

序二

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”。这是党的二十大从“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”角度，为“推进文化自信自强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”发出的号召。这就要我们深入研究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。细心体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这段话，会给我们深刻的启示：

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，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。只有植根本国、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，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，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、民为邦本、为政以德、革故鼎新、任人唯贤、天人合一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、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等，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的重要体现，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。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、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，不

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，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。”

在我理解，“天下为公、民为邦本、为政以德、革故鼎新、任人唯贤、天人合一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、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”这十个方面，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。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讲，能否把“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”和这“十个方面”贯通起来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起来，和当地文化特色结合起来，创作出“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”，将是对我们是否具有“文化自信自强”和“历史主动精神”的考验。

说起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发展史，石嘴山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。作为国家“一五”时期布局的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，石嘴山市独特的地理区位特点，也孕育了丰富的多元文化。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也由此衍生。曾经，宁夏以北的百里矿区，富集着《煤炭文学》《石炭井矿工报》《石嘴山矿报》《石嘴山日报》等一批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。一批批作家诗人从这里走向全国文坛。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、自治区文联设立的重点文化工程，以培育宁夏小说家为重任的“金骆驼丛书”，先后编辑出版的四辑丛书中，石嘴山地区就有齐宝库的《大山作证》、王景彦的《高高的月亮树》和焦艳华的《紊乱》名列其中，足见这一地区工矿文学底蕴之深厚。这一时期，余小元的中篇小说《商鼎》，金瑞直的短篇小说《放顶》等，马中骥、白闻钟的诗歌，郑正、郑猛的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匪王——郭拴子覆灭记》、马丽华的长篇纪实文学《阴山下乌不浪口》、胡德林的长篇小说《金羊毛》，以及残疾作家刘岳华的事迹，都引起宁夏乃至全国文艺界的一次次震撼。

这一时期，工作、生活在工矿一线的张玉秋、娄天木、张记、赵金勇、李万成、陈勇、岳亚东等本土作家，也写出了许多反映火热生活的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丰富了石嘴山城市文学、工矿文艺内涵。

进入新时代，工矿城市转型为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，以“西部煤都”著称的石嘴山走向生态之城的涅槃之路。高扬“城市文学高地，工矿文艺富矿”，是历史赋予新一代作家、艺术家的神圣使命。立足城市禀赋、把握时代脉搏，书写无愧于新时代的文学华章，广大文艺工作者厉兵秣马、再上征程。这一时期，涌现出薛青峰、马钰、邱新荣、张廷珍、王跃英、吴全礼、杨军民、常越、岳昌鸿、王淑萍、李晓园、陈斌、张月平、赵玉林、杜学华、潘春生、徐忠杰、白远志、宋希元等一大批活跃在国内文坛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诗刊》《朔方》《星星》《散文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六盘山》《作家报》《散文诗》《绿风》等全国有广泛影响的报刊，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《积案迷踪》（吴全礼著）、《狗叫了一夜》（杨军民著）等长、中篇小说集，以及《贺兰山之恋》（王跃英著）、《桃花一笑》（岳昌鸿著）、《飘香的梦影》（梦南飞著）、《时光之上》（陈斌著）等一批散文诗集，成为宁夏文学艺术界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。

《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》，一定意义上，它正好体现了这种“文化自信自强”和“历史主动精神”。其特色鲜明的“山水文化”“移民文化”“工业文化”要素，大大提高了“石嘴山文学”在全国文学版图中的辨识度，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文学盛事，为此，写下以上文字，以示祝愿。

是为序。

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宁夏文联主席（兼）、宁夏作家协会主席 郭文斌

目 录

- 走进大山的孩子 于秀兰 / 001
- 在ICU病房里 马丽华 / 015
- 谁为男人哭泣 古越 / 024
- 背景音乐 白云天 / 041
- 沉 浮 刘安邦 / 063
- 乾天剑 刘瑞霞 / 077
- 好事多谋 齐宝库 / 084
- 大雪歌 那守箴 / 093
- 月色溶溶 祁亚江 / 124
- 黄河静静流淌 陈 勇 / 135
- 最后的猎手 李万成 / 148
- 胖嫂的致富梦 李小军 / 160
- 除 夕 宋友仁 / 167
- 黑夜过去是白天 吴全礼 / 180
- 缘来简单 吴会平 / 194

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（小说卷）

- 行走的水杯 杨军民 / 211
- 跟着老李转 余小沅 / 221
- 葛老太 宋希元 / 228
- 大洋马 张玉秋 / 242
- 放 顶 金瑞直 / 269
- 通向河边的路 金万忠 / 298
- 两次奇遇 岳亚东 / 311
- 狼 道 郑 正 / 328
- 半 边 胡力扬 / 346
- 飞奔吧，骏马 娄天木 / 362
- 一株怪草 赵金勇 / 376
- 走进大山 高玉虎 / 382
- 红 马 王景彦 / 401
- 魂断月夜 王夏君 / 414
- 角 色 焦艳华 / 423
- 后 记 / 426

走进大山的孩子

于秀兰

于秀兰（1950—），女，回族，宁夏西吉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小说集《流逝》，散文集《芳草落英》《兰亭心雨》，报告文学集《只要光明作证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奖并被选入多种文集。

莽苍苍的大山，莽苍苍的蓝天，它们的边缘在哪里？山脚下，毛茸茸的草坡，依稀辨出有一条时断时续的小径。小径蜿蜒着，由粗变细，在山弯那边一晃，直伸到山里去了。

西斜的骄阳，给山里带来一片令人恐怖的寂静。明朗的天空显得很高很高，刚刚凝聚在一块的白云，只停留了一会儿，随即被一股风吹散得无影无踪。空气是那么暴烈，几乎没有一丁点的湿润，闷得要命。四面的陡山，像蒸笼的四壁，聚起缕缕冉冉升腾的气霭，蒸得路边的小草蔫地褪了青绿，一些叶片泛出些许枯黄色的悲哀。

这山沟没有村庄，也不见一个路人。他像个迷途的羔羊，胆怯地迈着疲倦的步子，“有一个伙伴该多好！”他曾经厌烦群体生活，现在他承认自己的想法是可怜的。他是为了创作参加全国摄影展览的作品到

这山里来的，一时大意，竟找不到出山的路了。他第一次到这大山沟里来，每一处的景状都觉得相似，以至无法辨明方位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，几乎是在原地胡乱地转起来。他又渴又饿，尽管正当青春壮年，血气方刚，从来自信心很强，但要与这亘古有之的大山相抗，却也感到自己过于渺小与软弱了。他害怕了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心理，在他的心坎上爬动着，也许是怕太阳移得太快，怕黑夜来得太猛吧。他对着大山，声嘶力竭地呼喊，想打破这难挨的寂静，多么渴望能有人呼应他的声音。然而，声音回转了几圈，随即被大山吞噬，不留半点痕迹。他愈加害怕了。

他顺着时断时续的小径，盲目地疾走。脚下是小草的沙沙响声，单调艰涩的声音使孤独的旅者越发灰心丧气。

小径拐向山嘴的转弯处，猛然间冒出一个人来，人影小小的，像从天上掉下的一块黑石。黑石滚动着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他像看到了救星，像落水的人碰见了一只小船。他大喊着向黑石扑去。

黑石停住了。是个半大的孩子。

孩子怯生生地望着他，晶亮的黑眼珠滴溜溜转动，身子不时向后退着，仿佛只要发现对方稍有可疑之处，便准备随时跑掉。



“别怕。”他说。他看出这山里孩子警惕中又有几分怯懦的心理。“我是城里来的，迷了路，想打问个方向。”

“城里来的？”孩子喃喃自语着，黑亮的眼睛盯上了他那如女人般的卷发。“来这山沟沟里干什么？”

“随便转转，”他尽量做出一副让人信赖的表情，“看看山里的景色呀！”

“看景色？”孩子更迷茫了，“从城里跑到咱这山沟里来看景色？”

“是的。”卷发点点头。

孩子像是忽然醒悟到了什么，小嘴一咧憨憨地笑了，“对哩，咱这山里有的是好景，山那边，有一大片杏树林，开起花来，粉嘟嘟的一团，招惹来成群成群的蜜蜂、蝴蝶……对了，山脚下，还有一条清亮亮的小河，村上的人都叫它清水河，那河就像银亮亮的带子，七扭八拐，把大山也拴得牢牢的……”

“小兄弟，我不是问你这个，”卷发突然打断那孩子的话，“这山里的景象，我已看过了，我只是想问问出山的路怎么走？”

“噢——”孩子略有所悟，“看过了，要回家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”卷发点点头。

“那你说，咱这山里，哪样景最好？”

卷发有点不耐烦了。这孩子也是，问你话呢，你不回答，却要反问别的。他有心克孩子几句，想想又忍住了。自己毕竟是有求于人家，惹翻了，他扭头一走，把你撇在这里，咋办？山里的孩子野，说不定……他换了一副亲热的笑脸，亲昵地拍了孩子一下脑壳，说：“要说景色嘛……哪样都很好！只是我心急着赶路，回城还有急事呢！”

“赶路？”孩子眨眨眼，好像这阵儿才明白他要赶路，“那你走错了嘛！进城的路在那边，你咋背着走？”

“噢，噢，”卷发转身朝来路方向看了看，拍着后脑勺笑着说，“我转向了，

转向了。”

“那我陪你走。”孩子见他和蔼可亲，完全消除了戒备心理，跳过去，拽住他的胳膊，向山下走去。

卷发明了路途，又有孩子引路，一下子来了精神，大步走着，身上背的一个疙里疙瘩的东西，啪哒啪哒地拍打着屁股。

“大大乏吗？身上背的是啥东西？我替你背。”孩子边说着边伸手去拽。

“哎，哎！”卷发赶忙往开躲，用手护着那疙瘩，“哎，你别乱摸，这东西碰不得的。”

孩子定神看看他的花条衬衣，看看他那一头卷发，再看看那甩啊甩的疙瘩，越觉神秘了。越神秘，孩子越想亲近他，于是紧跑几步撵上卷发，尽量和他并肩走。

“大大，你们城里男人都穿花衣裳？”

“不一定，有人穿，有人不穿。”

“都像你一样长着卷发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有人卷，有人不卷。”

“都到山里看景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有人看，有人不看。”

四条腿，踩出一片杂乱的响声，踏碎了山里的寂寞。

“快到公路了吧？”

“快到了。”

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得翻过前边那座山，还得过山下那条河。”

卷发望望前边的山，想象着那条河，掏出手帕擦擦汗，叹息一声：“这山，这天……”

孩子看出了端倪，躬身抱起一块平板大石头，往他脚下一放，“大大，坐下

缓缓吧。没跑过山路的人，吃力着呢。”

卷发在平板石上坐下来，哪里是坐，简直是把自己沉重的身体撂在石板上，他深深地喘着粗气，无力地仰起头，望着这山里的天，他从来没见过如此湛蓝的天空。

闷热的空气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燃。被太阳晒了一天的群山，显现出一幅懒散漠然的神态。一只鹞鹰，呈十字形滑翔在高高的天空中。

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孩子，问：“多大了？”“十五。”孩子腼腆地一笑。笑过了，便拿眼睛盯着他，“大大，你给我讲讲山外边的事好吗？”

山外边的事？卷发蹙起了眉头。他望望孩子，又望望面前的山。十五岁了，竟没有出过这山，脑袋瓜子肯定和这山一样的偏僻，一样的荒凉，一样的朴拙，一样的空旷！山外那么多的事，讲什么呢？他累得懒于张口。他避开孩子企盼的、渴望的目光，从兜里掏出一本画册，扔到他面前，“这个，你拿去看看吧！”

这是一本小孩读的连环画册——《世界和人》，临行前，女儿给他偷偷塞到包里，半路上才发现。

孩子打开画册，一下便被迷住了。这大概就是山外的世界吧，这天上飞得像老鹰一样的东西，肯定是飞机！这地上跑的像长蛇一样的东西，肯定是火车！还有这像土坯垒的高高的方块块，大概是楼房喽！这方方的匣子能映出人的东西呢？噢，大概就是明清哥哥说过的电视机。他进城看了一回电视，回来就把电视机挂在嘴上。唉！城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山，没有树，也没有大河。世界为啥有山里山外的区分？为啥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分？没有山没有水可咋生活呢？那里的娃娃太可怜了。

孩子一页页翻阅着，想象着……一本画册，把他带入一个迷人的世界。他突然觉得头顶的天，格外纯净起来，眼前漠然的荒山仿佛也被朝霞浸染了似的闪动着无数的斑点，弯弯曲曲的山路变幻着奇异的色彩，像一道七色的飘带把它拽向

遥远的画中世界，连这闻惯了的花香、草香味，今天也显得格外好闻。他捧着画册偎到了卷发的身边，指着一张五颜六色的方格图问：“大大，这是啥？”

“电冰箱。”他扫了他一眼。

“做啥的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大大，看，这又是啥？”

仍然没有回答。

孩子奇异地回眸卷发一眼，见他抽着烟，脸沉沉地望着蓝天出神。蓦地，他发现他的嘴唇上蒙着一层干皮，干皮已经裂开了几道口子，像烈日下岩石爆开的几道裂缝。感激和对山外来客的怜悯，同时攫住了他的心。他略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在那一瞬间，一颗幼小的心灵跨过了千万个思虑和比较的深谷，猛然从怀里摸出一个圆滚滚的东西，递到了卷发的面前。

“大大，吃这个吧。”

罐头？卷发愣住了。他哪里来的罐头？他渴得要命，巴不得有点什么解渴，然而，他却摆摆手，“我不渴，留着你自己吃吧。”

“那……”孩子撅起了嘴，一副委屈的样子，“你不吃，这画本，我就不能收。”

“那……”卷发为难了。他思忖了一下，拿过罐头，从身上掏出撬刀，三下两下撬开盖子，嘴对瓶口大吃起来。甘甜的橘水顺着嘴角往下流。

孩子伸出舌尖舔了下干涩的嘴唇，想象着那罐头的滋味。长这么大，他还没吃过罐头。他跑三十里山路到乡供销社买这瓶罐头，不是为自个吃，而是为爷爷。爷爷病了，咳嗽地喘不上气，听明清哥哥说，吃橘子罐头止咳。他捡了半袋子鸡毛，拿到乡废品收购站卖了，才买到这瓶橘子罐头。

唧唧！一种什么东西爆裂的脆响，把孩子从遐想中惊醒。原来卷发吃完罐头，随手把瓶子甩到石头上，碎了。他一蹦子跳起，连连跺脚，“唉，唉，咋就摔了？”